

# 优 悅 生 活

U Life Magazine \* 城市生活志

严选中国顶级红茶  
南方茶园之春  
港式奶茶的集体回忆  
你该知道的茶艺小窍门  
三分钟鉴定好茶

## 红茶大咖

封面故事

东京的名画座  
世界第一小镇贝丁顿

## 追风筝的人

★离开广州800米

吸湿盒的真相  
办公室疯狂小游戏  
避风塘的重口味





## 图片里的真假历史

张大力历时6年在北京各大国家媒体机构搜集旧照片，形成一部《第二历史》，同一照片在不同版本的巨大差异，让人震惊。

撰文\_胡远行 图片\_广东美术馆

《第二历史》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在北京圣之空间艺术中心展出现场。

### 张大力其人

如果你看过那部让吴文光从此奠定江湖地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就会知道张大力是片中主要人物，那会儿他还竖个架子画画呢。后来，张大力去了意大利。再后来，他回了北京，不竖架子画画了，直接在墙上画了一本世纪初，在处处都是大工地的北京，几乎所有残垣断壁上都有一个用线条勾勒出的厚嘴唇大光脑袋形象和“拆”字并驾齐驱，那就是张大力的杰作，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涂鸦第一人。再后来，他画也不画了，改玩照片了，真的是玩照片，不是拍照片。于是，就有了《第二历史》。

“第二历史”是张大力在过去6年间埋首于北京各大国家媒体机构的工作成果，这些机构存有广泛流传的旧照片及其相关资料。面对这些几乎已经被世人遗忘，已经长出霉斑、丢弃在角落的图片和背后的历史，

张大力通过长时间的整理，最终塑造了《第二历史》这件作品——确切来说是130余组作品。每一张图片的背后，都是一段独立而存在的、再现的历史——张大力说，他的工作是让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画面的真实面目浮出水面，至于研究“第二历史”的工作，将留给学者们去做。

### 怎么看

《第二历史》中的照片都经过人工改动，有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等种种。这些方法，常常混合使用，建议先不要看图注说明，以免事先知道哪张是原版哪张是修改过的。在看过这些并置在一起的照片之后，你一定会被修图者的技术震惊，要知道，那个时代还没有可用于此类工作的电脑及软件，相比较而言，现在所谓的“PS”实在是小儿科。

### 看什么

如此看过几组之后，你一定会心里琢磨，这不是“周老虎”翻版嘛？也是，也不是。说是，因为修改就是修改，忽悠就是忽悠，的确不真实；说不是，是因为忽悠的目的，修改背后隐藏的观念，并不简单，绝非“周老虎”事件中“利益”可以解释的。修改的目的何在呢？

首先，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是比较典型的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修改的图片，大都是修改者为了执行任务或是不承担责任。修改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及政治人物的起伏而反复变化。

第二种，是被美学观念所支配的修改和创造，这种情况大多是将主要人物突出，艺术史学家巫鸿先生称之为“升华”，由于主要人物不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不好看，不能让观众第一时间聚焦到该聚焦的人物身



### 历史与“第二历史”

1. 照片中的特定人物消失了；
2. 照片中相同的位置换成了另外一个人物；
3. 原版的照片被切割舍弃了一部分；
4. 照片的背景变了；
5. 照片中原有的道具消失了，照片中本来没有的道具出现了；
6. 照片中主要的拍摄对象（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物）变形了（比原来胖了或者瘦了，颜色更鲜艳了，高度变化了，等等）；
7. 照片中的文字部分改了，或者增加了。

张大力：第二历史

时间：2010年3月27日至4月18日  
展馆：广东美术馆

上，所以得把这位或这几位往画面中间挪一挪；又或者，背景太乱，不漂亮，那就把背景修修或者干脆换个背景。这种修改是为了使图片更加符合当时的美学观念。

还有心理作用下的自动修复，上边没说要修，下边自己做主就给修了。这有点像电脑软件在有些情况下会自动修复某一文件的碎片，修改图片的人大都是工厂的印刷及上色工人，专业术语叫“修版”。

更有一种，就是主动创造和虚构一个主观的场面，这差不多就是画作了。有些场景现实中不存在，但是需要摆出来给人看。

“周老虎”是买了张年画放草丛里拍下来，技术含量太低，而且只反映了“周老虎”及某些官员的利益诉求；在展览中你可以看到层次高的做法——通过不同的图片剪裁和拼接，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画面，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要求。

### 观展进阶

看到这个份上，如果有进一步的兴趣，那么下面这些只言片语，或许会有帮助。

●当代艺术家的问题在于，他拿摄影说事

往往被认为是胡说八道，因为他的絮叨音量远远不及图像本身说话的嗓门；摄影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真实是mission impossible，追求真实的过程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真实。《第二历史》对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回应。

●《第二历史》中那些照片，不是为了记录某个瞬间，而是记录那个时代。修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认识，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认识。“在那个时代，他们觉得在雷锋后面放上一棵青松是很自然的事情”（张大力语）。

●翻开家中的老照片簿，往往有一两张“彩色”照是黑白照片上色的产物，而几乎所有照相馆留影都有“修版”的痕迹；时尚刊物上那些光彩照人的明星，哪个不是多多少少抹去了瑕疵？数码相机在手，我们可以一遍遍删掉重新来过，我们每个人都趋向于看到一个理想的自己。

●对照片的修改，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出于政治宣传目的的修图，也不是孤立的现象。这些图片所代表的美学观，在6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指导我们的生

活、学习、工作和家庭观念。在普通人注意到那些明显修改的背后，是我们很少自觉意识到的大众文化心理基础。

●把散落祖国各地的原版图片和修改版图片找出来、对应上、重新整理，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非常伤人，不仅仅伤脑子伤视力伤身体。张大力说：“有时候它所呈现的东西，不知道，像梦，我觉得像一场梦。有的时候晕晕糊糊就像在做梦，看到这些尘封的历史的时候，发现它，我很喜悦很震惊。”①



### 张大力

1963年生于中国哈尔滨，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中国学习绘画后，远赴意大利。其间开始涂鸦艺术。自1995年至1998年，在北京将被拆除的房屋上，由政府部门书写“拆”字的旁边，他喷绘了2000多幅自己的巨型秃头肖像，以此来表明这些建筑即将被拆除。这些建筑上的肖像成为1998年媒体议论的焦点。他也是继Keith Haring 和Jackson Pollock之后《时代杂志》的第一位艺术家封面人物。